

真的什么假的

甜蜜的爱，
从心里出发！

Really
or Fake

子独◎著

2

晋江原创网
http://www.jjwxc.net/



珠海出版社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的什么假的.2 / 子独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8.7

(彩虹城堡系列)

ISBN 978-7-80689-964-9

I. 真… II. 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8706 号

彩虹城堡系列·真的什么假的.2

©子 独 著

责任编辑: 姜 蓓

特约编辑: 熊 熊

装帧设计: 小 贾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2 字数: 150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64-9

本册定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. I

目录

- 第一章·为了什么,由于什么·001
- 第二章·高危重罪·013
- 第三章·忘语·029
- 第四章·解·034
- 第五章·活该!·043
- 第六章·压与被压·050
- 第七章·醉半·063
- 第八章·起·076
- 第十一章·结·103
- 第十二章·嬗变·110
- 第十三章·招魂·125
- 第十四章·死亡的全剧·133
- 第九章·承·082
- 第十章·转·093

第十五章·深淵疏影·144

第十六章·何謂殘酷·153

第十七章·哀傷之門·165

第十八章·齊聚一堂·172

第十九章·背道而馳·186

第二十章·肉袒·195

第二十一章·天·204

第二十二章·門·216

第二十三章·謠·224

第二十四章·虛妄·235

第二十五章·一點悲傷·241

第二十六章·駐留·250

第二十七章·後來·259

第二十八章·逆流·275



为了什么，由于什么

“……让开。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柯特，……你想死吗？”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大哥完成任务的手段，变得迅速而又阴狠。

跟我的无法理解不同，爷爷非常满意地将其称之为“干净利落的完美”，而父亲，却总是笑着回答说：“杀手的‘想要保护’，这种程度的代价，只是基本而已。”

想要什么？保护什么？

起先，我并不明白。

第一次见到嫂嫂，记得，是在家族密室里。

默默地在大哥的搀扶下进入的女人，扫了眼满室的家族成员，双眉微蹙，一声不吭。

而除了呼吸的停滞，当时的我，看着这个即将成为家人的她，竟什么都不再感觉得到。

眼前的女人，与大哥一样的黑发黑眸，却交错着一身滴血的艳红。美得，夺人心魄。

就在那一天，曾祖父将她的名字正式地写进了族谱。而我，也从那一刻起，有了一个名叫赛娃的准嫂嫂。

……现在想来，爷爷口中大哥的“双刃剑般的杀手风格”，在那时就已经

开始逐渐形成。

整个仪式,大哥的视线,没有一刻离开过嫂嫂。

此后,除了时不时总能从大家长们那听到她的名字外,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嫂嫂。

有的,只剩下大哥不断游走在底线边缘的行为,而已。

“伊耳谜!”母亲再一次歇斯底里的大叫,“那全是给赛娃的任务!为什么?为什么却都是你在做!”

“……我没让任何该赚的一介尼给跑掉。”……呃,大哥的语调满是不解的意味,似乎对于母亲的指控完全无法理解。

“伊耳谜!”

“好了,闭嘴!”父亲开口了,“我们本就没指望能将已经成年的赛娃训练成杀手,”看了看大哥,继而说,“但是,伊耳谜。完成双倍的任务,你不累吗?”

“……”被问到的人,似乎正处于良久的斟酌中。

我看了看身旁大哥的面无表情,猜测此刻的他,一定正对于父亲的这一问题感到无奈。

因为,所有人都知道,父亲的提问,总是带有目的性的刺探,或者二选一的两难。

如果大哥的回答是“累”,那往后就别想再替嫂嫂挡下任何一个任务。但如果回答是“不累”,那结果根本不用想,给嫂嫂的任务一定会加倍。

虽然这个问题看似两难,但以我对大哥的了解,我断定他出口的回答一定会是前者。

为什么呢?因为大哥从不做毫无意义的“白工”。给嫂嫂的任务如果加倍,大哥同样无法完全挡下,那还不如不挡。

看了眼主位上父亲与爷爷同样笃定的表情,我知道,二老对于会从这一代的长子口中,听到什么样的答案都心知肚明。大哥,从来就是一个擅于衡量的、真正意义上的“商人”。

“……不累。”

对,不……啊?什么?(干得好!小伊)

我惊讶地看向正直直回望父亲的大哥。此时的他,大有一副任务来多

少,他就替嫂嫂挡多少的意味。

“……你说什么?!”母亲凌厉地惊叫出声。

“我说‘不累’,妈妈。”(偶们家小伊就是帅啊!)

听着大哥十分坚定的语气,我不明白,为什么?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替嫂嫂挡下任务?(护妻呀!护妻懂吧?而且是坚决“护到底”的那种!)

“……呵呵。”父亲显然也没有想到会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。

“伊耳谜,”爷爷停顿了一下,继而道,“你是在心疼赛娃那丫头吗?”

“……不是。”(啊?啥?不是?!)

“噢?”爷爷笑着疑惑,“那为什么分派给那丫头的任务,都一并过继到了你的手中?我倒是不记得了,你会做这种吃力又不讨好的事吗?”(就是就是!)

“……给她的任务都是从爷爷那儿分出的生意。”

“嗯?”(众人不明白了。)

“爷爷的生意,报酬都很丰厚。”

“……”(众人仍是反应不过来。)

“而丰厚的报酬一向都很吸引我。”

“……”(隐隐猜测到了的众人。)

“所以我想自己来赚那些钱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骗,骗人……”看着身旁仍然面无表情的哥哥。不知道为什么,虽然这的确是大哥的行事风格,但我却仍直觉从一开始,大哥就没说出真话。

“伊耳谜,”打破沉默的是父亲,“我先问你一个问题,你要如实回答。”

“……是的,爸爸。”

“前两年,无差别地杀死以赛娃为目标的复仇者,将发布赛娃照片的鲁克一家在一夜间血洗,截断网上所有关于赛娃的信息资料……这些,都是你做的?”

啊?大哥会做这些?父亲在想什么?那根本不可能!

但,就像是在故意与我作对般,传来的,却是大哥淡淡的肯定。

“……嗯。”

什,什么?

(噢噢!这才对嘛!不要吓人啊小伊!)

“伊耳谜!”无法接受的母亲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“啊,啊!你竟然!你竟然!”

“好了!别叫了。”父亲打断了母亲继续歇斯底里。

“可,可是伊耳谜他!”

“我知道,”父亲一手撑着头看向大哥,“呵呵,宠溺自己的妻子又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。”

“但是,伊耳谜,”父亲继续说道,“因为你够强,所以作为父亲的我,才会给你‘想要得到’的权利与机会。甚至,我们可以容忍你一系列保护赛娃的举动。但,如果因为你的‘得到’而让你不再是‘揍敌客’的话……”

父亲的沉吟,带来一阵阵迫人的杀气。

也许是离大哥太近,我就这么被父亲狂霸的气势逼得透不过气。

“我并不希望到时需要我跟你爷爷,来亲自动手扫除阻挡在你面前的‘障碍’。”父亲停顿了一下,道,“杀掉自己的大儿媳,再怎么,都还是会让人觉得十分难过的。”

“伊耳谜,你一直都是个令我们无比欣慰,懂事又优秀的孩子,”爷爷接下父亲的话,“所以,身为揍敌客家长子的你,可千万别让这种会使长辈们背上不仁罪名的悲剧,有一点点产生的机会啊。明白吗?”

“……我明白。爷爷,爸爸。”

我从头至尾一直看着大哥,他那惨白的脸色和额上隐隐的冷汗,再次地告诉了我,刚刚所有的话,都不是威胁。爷爷与父亲,是认真的。

但是,我仍是不明白,到时要铲除掉的是嫂嫂,不是大哥自己,为什么大哥却要因此而感到紧张?甚至沁出了我从没在哥哥身上看到过的冷汗。

感觉,十分的讨厌。这样的大哥,似乎与我所认知的那个“伊耳谜·揍敌客”要相距得很远很远。

那一次的对话,让当时的我产生了许多疑问。我不明白,揍敌客家没有不是杀手的人,为什么家长们竟会让那样的嫂嫂进门,甚至容忍大哥一再庇护嫂嫂的行为,那明显已经越过了作为杀手该有的底线!

于是,事后我问了正要离开的爷爷。

“是血统。”

“血统？”

“没错，”爷爷邪邪地一笑，说，“虽然赛娃本身实力的强大也很重要，但，让我们一再放任伊耳谜对赛娃无条件沉溺的理由，还是她身上仅剩的那拉族血统。”

“……柯特不是很明白。”

“嗯。这么说吧，赛娃生下的孩子，有近100%的概率会继承到那最强一族吸食人类生气的能力。嗨，到时再加上奇犽超越历代的天分，伊耳谜作为杀手的完美，揍敌客家族将会被推向一个绝对的高峰吧。嗯，还真是让人期待啊。”

也就是说，嫂嫂是揍敌客家的种马。（不，孩子，你错了。是会下蛋的母鸡才对……）

“但是，”爷爷却突兀地沉下了脸，边走边说道，“赛娃会影响伊耳谜到这么严重的地步，是我们没有想到的……嗯！MA YI，伊耳谜被训练得很优秀，再怎样也不会轻易地到失去理智的地步。如果真到了那时……”

“真到了那时？”

“嗨，斩草除根。嗯！虽然麻烦了点，但只要将伊耳谜重新洗脑就行了。”

“……”对，没错。没有任何人能影响到揍敌客家族百年来的杀手机制！但……

“爷爷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那如果大哥的再次洗脑失败……会怎么样？”

“嗯——”爷爷望着前方沉吟良久后，道，“次品就只有处理掉一途了呢。”

“……”果然，嘛……

“柯特。”

“是的，爷爷？”

“有一点你要记住，”看着爷爷阴恻恻的脸，一股寒气直蹿入我的脑门，“我们是黑暗世界的住民。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软弱只会带来灭亡。而会带来灭亡的家伙，揍敌客家族根本不需要。呵呵呵呵。”

自那以后，大哥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强大到，在一次实战训练时，让身为家

主的父亲受了重伤。感叹大哥独有的杀手风格日趋完美的同时,我也就更加不明白爷爷口中的“双刃剑”所指为何。

直到那一天……

那一天,我想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“柯特……你想死吗?”

……对,我永远不会忘记……

21:30 p.m.

“刺杀十老头”的任务,成功结束。

非常不同的,大哥这次的行动,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还要来得更加迅速。
(作 偷笑:就因为赛娃那天一再的“老婆”两字呗!)

正当我疑惑今天的大哥为何如此卖力之际,当事人却早已走到了一边,拨通了家族专用的通信器。

接着,是久久沉默的等待,和大哥融在黑暗中,那犹如没有了呼吸般的身影。

对方的通信,一直无法接通。也就是说,那边的任务失败了。

……

“死亡吗?”良久,曾祖父得出结论后,就准备离开,“也难怪,任务标的是那个蜘蛛嘛……”

边走边独自沉吟的曾祖父,在经过我身边时,却突兀地顿下了脚步,对着我轻声说道:“柯特,不惜代价,挡下伊耳谜。”

“啊?”听着老人口中“希望没那个必要”的呢喃,当时的我,并没有意识到话中那严肃认真的意味。

挡下?为了什么?

带着疑问,默默地凝视着背对我的大哥,他那似与黑暗同融的身影,就这么木然地站在原地,墨黑的长发流泻而下,遮挡住了哥哥此时让我颇为好奇的表情。

静静陪着大哥此刻明显浪费时间的行为。我虽不知道原因,但却仍是没有插话。

因此,除了通信器不断地未接通信号,死寂,就这样贯穿了整个暗黑的

房间，很久很久。

也许一个小时，也许两个小时，已不再记得。仍有印象的，是长久的无声后，一种名为恐惧与绝望的东西，突兀地如毒药般渗透进我全身的神经细胞，和之后那血液逆流般的冰冷感受。

我，就这么一下跌坐在地，冷汗涔涔。

“大，大哥……”瘫软的四肢无法使力，我嗫嚅着唇齿，无法形容发生在眼前的此情此景。

念猛然间狂肆地爆发，那全然毫无克制的肆虐，将施放者的大哥，实实在在地推入了极度暴走的情境。

整个房间，开始因突然的强大念力压迫产生龟裂。

而此时任其一切继续失控的大哥，毫无理智可言。

“……”

对于眼前过于让我无法理解的状况，除了放任身体因被超出承受范围的强大念力所压迫，而不住地瑟瑟发抖之外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慢慢地转过身来，却无法作出任何一个该做的名为“反应”的举动。

“大……哥……”

怎么了？到底，发生了什么……

一动不能动地，继续看着哥哥念力的暴乱，房间逐渐地崩塌，和眼前陷于暴走里的大哥，直直地向着房间出口走去。

丝毫没有想要压抑已然处于狂肆器乱的念力的意思，大哥冷着苍白的脸，没看一眼瘫在地上的我，就这么越过，笔直地朝着门口而去。

他要，出房间……想要，去哪……

被雷电击中般，像是终于意识到了什么，我突然发疯似的一次次硬撑起虚软无力的四肢，搏命般从地上艰难地爬起。

跌跌撞撞地急步挡在大哥身前，我满脑子的无法相信。

大哥他，竟然，竟然想要回到任务失败之地？！

这个举动，对于一个杀手而言，是连光想想都绝对不会被允许的禁忌！

拖着此时已然毫无用处的身体截断房间出口，我不敢置信地抬头望着此时已然毫无理性可言的大哥，却在他那本应什么都不该存在的黑瞳中，看到了好多，那原本绝对不可能会有东西。

是什么,那些,是什么……愤怒? 绝望? 还有,不知所措……

……不知道,我什么都不再知道,究竟暴走的,是大哥,或者,根本就只是我自己而已……

谁能来告诉我,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什么而发生?

到底,是由于什么……

我不明白,并且,完全无法理解。

眼前这个正将全部的怒火发泄在阻挡住他去路,但同时又是身为他亲兄弟的我身上的人,真的,是我熟悉的那个永远冷静,永远只讲效率与结果的伊耳谜大哥……吗?

"……让开。"嘶哑着喉咙,大哥终于开口,对着我冷冷冰冰地下令。

"不……"不,决不。

但回应过来的,却是那极端恐怖,犹如炙烤着我心肺的强大念力,和针对我的那再真实不过,让人痛到切肤的杀意!

脖颈间,一阵刺刺的冰凉,和继而必然的、温温暖暖的热液。

我站在大哥身前,任着被称之为躯体的东西失控般地颤抖,看着那黑如星子的眼眸,我缓缓伸出手,抚向热液流淌的源头,无法思考。

什……么……

触碰到那凉凉的东西,我脑中,是一片无法抑制的空白。

再一点点,只要再刺进一点点,我,就将会变成一具不再呼吸的尸体。

我抬眼,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再熟悉不过的人,正一手执着狠狠刺入我颈背穴道的钉子,一手轻抚于我的头顶。

大哥,就这么低下身子靠近我,直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。

从来都不知道,大哥的声音,竟是如此的沉寂,如此的厚密。从容到,令人能清楚地明白,自己与死亡的距离,竟是如此的咫尺之近。

大哥说:"柯特……你想死吗?"

【备注:文中桀诺对柯特说“次品就要处理掉”,是骗人的,纯粹为了灌输并教育柯特。其实揍敌客在作者的理解中,是个家族意识很强的家族,不会杀自家人。】



僵直着根本不知如何动弹的身子，我望着大哥的方向，什么都不再看得清。好像，有一些暖暖的东西正缓缓地淌下。

啊，有多久了呢？这种眼泪流过脸庞的滑腻，有多久，没再感觉过了……

怎么了？到底，是怎么了？当时训练我割断我一切哭泣理由的人，不就是此刻站在我眼前，正动手想要杀我的，大哥嘛……

我不明白。

到底，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什么，而发生……？

救了我的，是一通电话。

嫂嫂的电话。

听着大哥要库洛洛替旅团准备好收尸的话语，看着只因嫂嫂的声音便缓缓冷静了下来的念，和他那根本无法隐瞒的颤抖着的呼吸与躯体，根本无从否定，非常残忍地，像是将所有的一切都剖开般摊在了面前，就这样，我简单地明白了一切。

“……无论如何，我绝对，要杀死这个女人。”

如今，我站在那里，面对着旅团，面对着她，如此认真地这么说着。

但，可笑的是，除此之外，其实，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。

我该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

可以想到的，只有当时令人发冷的情景。

爷爷曾说过，“次品，就只有处理掉一途了呢”。

处理掉，是的，见过那样的大哥后，我根本无法欺骗自己。

无论几次的洗脑，都不再可能挽回些什么，或者，抹消些什么。

毫无疑问地，从好久好久以前就已经注定，原先的“伊尔迷·揍敌客”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但，这个选择，是正确的，还是错误的。看着眼前几年没见，却又感觉如此熟稔的嫂嫂，我突然开始思考。

结果，发现自己面对着嫂嫂，竟变得犹豫动摇。

右手执着纸扇，我直指眼前冷冽如冰的红色身影，双腿，微微颤抖。

是妖异到危险，还是危险到妖异，我根本无法形容。只见那犹如全身都

浸染在邪溺里的女子,散散地坐在那里,然后,竟对着我轻轻勾嘴一笑。

一下子,我紧紧,紧紧地咬住了下唇,拼命地阻止哪怕是一个单音节溢出脆弱的喉咙。

悲哀地发现,只因那柔柔的一笑,此时的自己,就像被当场五雷轰顶般锁在了原地,无法动弹。绝望感,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从脚底一路蹿升至胸膛,猖狂地掠夺走一切我体内名为“冷静”的东西。

怎么可能? 怎么会……这是,杀气……

不同于父亲窒人狂霸的压迫,也不是大哥那冰冽到刺骨的绝望。它只是温温地朝着我弥漫,沉谧却又回荡,丝丝缕缕般地缭绕缥缈,竟像是在一下一下抽剥我魂灵的存在,一口一口腐蚀掉我呼吸的权利。

差得,太多了……

这就是她? 我的嫂嫂……是何种的级别,那缓缓蔓延过来的冷冽,竟比让我最为畏惧的父亲,还要可怕。

好想要自我了断! 自己杀死自己,也好过待在这里……

“呵。”

正当我不断地自我否定,那个懒懒地坐在那里,妖媚到令人颤抖的强大却轻笑出声。嫂嫂斜睨着眼看我,出口的声音,沉谧,却又冰冷。

“……你确定?”

不,我,不知道……

深刻在脑髓中的杀手训练,开始一幕幕地不断回放。大哥和父亲的教诲也错乱地在耳膜中激荡。不给我一点能够反驳的余地,此时冷汗涔涔的自己,能感觉到的,只剩将我推到绝望之境的恐惧。

“不”字几乎脱口而出,但,我似乎并没有幸运到可以拥有后悔的机会。

本应懒懒地坐在那里的嫂嫂,就这样突然地在我眼前,消失!

“噗! 咳。”

什,么……

一阵劲风袭来的同时是后颈被狠命地一拉。

然后此刻,头顶一黑,停住。

……

就像是一晃神后又恢复,或者一睁眼后本是白天的穷山变成了晚上的

大海。总之，之前发生了什么完全超过了理解范围。就像是大脑的思维无法将“在同一秒内发生的十种景象”连接在一起般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蒙了。

“团，长……”

……团，团长的手仍拎着我的后领没放，挡在我身前，另一手从旁扣住面前嫂嫂对我发掌的手腕。

两人就这么维持着攻与守的姿势，双方默默不语。

而我，对于两人的这个姿势是如何发生的，完完全全，回忆不起来。

快得，简直，不可思议……感觉，对于时间的分割方法，就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如果高手，将时间的最小计量单位定义成了0.1秒，那眼前的这两人……需再取其百分之一，也许仍还不够……

不是吗？仅一秒过后的现在，我才刚意识到自己的右肩已被打穿，本在手中的白扇早已落地，看着扇面上触目的猩红……才反应过来，刚刚自己吐出了血！

两秒过后，一旁从头看到尾的蜘蛛们，也开口了。

小滴：“好快哪，团长和赛娃。”

侠客：“嗯！赛娃出手完全没留情呢。”

芬克斯：“即使没留情，她也没用出全力吧。”

玛奇：“……百分之十，有吗？”

飞坦：“不，我看连百分之五都不到。”

信长：“对手有点弱啊，完全不留情也只用得到这么一点的实力。切，没看头。”

侠客：“呵呵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就叫弱肉强食的残酷吧。”

玛奇：“打穿柯特的是石子吗？”

飞坦：“对，脚边的。”

芬克斯：“踢的时候没瞄准。”

信长：“否则一个小石头就解决了。”

侠客：“不是没瞄准，是团长干扰的。”

信长：“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？！”

飞坦：“你和芬克斯的位子死角，团长的动作又很小。”

信长：“啧！KUSO。”（可恶。）

阿本加纳（除念师）：“你们……”

众：“嗯？”

阿本加纳：“……团长他，为什么要阻止？”

“啊，”信长听后却突然一击掌，“丫头会生气吧？被团长这么插手。”（你们不理人家的问题的吗？）

“嗯！”芬克斯看向那一边仍处于静止的两人，“……会气疯呢，丫头，绝对的。”

“是呢，”小滴也同意，“还是两次，从一开始就插手了。”

“嗯，很好啊，反正刚才完全没看够。”飞坦似乎很兴奋。

“不会真动起手来吧，”侠客紧紧盯着那依旧处于静止状态的场面，突然不太确定，“呃，应该……”

“……”阿本加纳看着仍是完全没有回答他问题的众人，无语了……这，算是欺负新人吗？（别难过了，他们就那调调，久了你会习惯的……嗯，希望吧……）

听着那边的对话，感觉，不是自己太过于渺小，就是这些人太过于变态！

我，柯特·揍敌客，真的只是这种程度而已吗？

看着因挡下嫂嫂那看似柔柔一掌，却不得不将地面踩出焦痕来的团长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就在连能力都没有时间用出，思维完全混沌的情况下踏入死亡……

这就是史上最强一族，那拉族的实力？还是说，仅仅是嫂嫂，强大到了如此绝对的境地……怪物嘛……

正在我兀自庆幸自己有了“可以反悔”的机会时，攻击被挡下的嫂嫂却终于从长久的沉默中，有了该有的反应。

“库洛洛。”嫂嫂的声音，沉寂而又温婉，那努力压抑住的一丝丝升调，和她怒极的单眉微挑，竟有种灭世的美丽！

已说不清，在场所有人突兀的安静，是因为她的愤怒，还是因为她的妖冶。

“库洛洛。我的忍耐，是有限度的！”